

森林之歌

林 予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森 林 之 歌

林 予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上 海

內 容 提 要

這部小說集共收五個短篇。《鄰人》和《路》描寫駐守雲南邊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少數民族人民之間的親切關係；《在邊哨》和《江邊》是邊疆生活的讚歌；《森林之歌》寫我軍偵察員在邊疆森林中的英勇和機智的偵察活動。

森 林 之 歌

著 者	林 予
編 者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
出 版 者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登壹壹號 (上海康平路155號)
印 刷 者	永 盛 協 印 務 局 (上海長壽路74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 (815) [I II 135] 類別 文學—小說
字數 64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5/8
1955年6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15500冊

定價 三角三分

目次

鄰人	一
江邊	三
在邊哨	五
路	六
森林之歌	七

鄰人

愛布弄老爹爹的竹屋子搭蓋在部落外面的半山坡上，他不像一般佻佻人那樣居住在部落裏面，却在自己孤獨的屋子裏，過着沒有鄰居的生活。這樣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每當收割旱穀的時候，他就在自己的刀鞘上刻下一條很深的綫紋，最近一次的秋收，他已經刻下了第七條，那就是說，老爹爹從開始着現在這樣的生活起，到今年已經有七個年頭了。

單獨的竹屋子附近，長着又高又粗的茅竹，竹葉子像佻佻姑娘的長辮子那樣垂落下來，簡直像一道圍牆似的，把老爹爹的房子，一塊可種半亢^①穀種的山地，一小塊菜圃，兩棵低矮的咖啡樹，一叢地菠蘿，以至老爹爹終年不斷的咳嗽聲都圍了起來。

在老爹爹的家裏，終年住着他自己，小孫子埃珊，以及獵狗阿嗤。只是在春耕時，才增添了從部落裏借來的耕牛，也只是在前年春天，老爹爹才破天荒地養了幾隻母雞，此外，除了鳥獸，在他的新天地裏，就不再有任何能够喊得出聲音來的生物了。

老爹爹從來不願到部落裏去訪問，只是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才去走上一回，譬如因為

交換必需的生活用品去趕一次街子^①，或是春耕時，去向別人借用耕牛。逢到這種時候，他總是率領着全家：埃珊和阿嗤全部出動的，臨走的時候，還要用一塊非常厚實的木板把門口靠攏，——說起老爹爹的這扇門也是很特別的，那不是一扇像普通佤人家裏那樣的、長形的門框，却是一個用長刀劈開的不很大的圓洞。——於是，當主人離家的時候，屋子裏就封閉得沒有一絲光綫，彷彿害怕空氣會鑽進去似的。

常常在街子上，別人向他招呼問好，可是，他的回答總是淡漠的，譬如說，別人問他：『愛布弄，你穀子擡過啦？』他只是擠擠眼，唔了一聲，就不再開腔。別人邀他到家裏去泡酒^②，他總是堅決拒絕，口口聲聲地說：『不啦！我喉嚨痛！』當他向別人借用耕牛的時候，他的內心很痛苦，總要央告人家：『請你家放心，我們不會白借的，我和埃珊會來幫你家剗苞穀的！』

前幾年，還常常有人從部落裏來看望愛布弄，可是，他幾乎有幾分不近人情，還沒等別人

① 是佤族衡量穀子的單位，一亢約合六市斗。

② 街子即市集，每三五日一街不等。

③ 泡酒是佤族的一種風習。用涼水與紅黍米蒸成。佤人彼此泡酒，是一種團結友愛的表示。

在火塘邊坐下來，他就不悅地開聲了：『好兄弟，你爲什麼那樣閒着？今天不下地去？』然後，把客人摺在一旁，自個兒吸着他的竹煙管走了。於是，客人悄聲地走了，往後，部落裏的人知道他的脾氣，也就不再來煩擾他了。

愛布弄幾乎用着他全部晚年的熱力來照顧和熱愛着小埃珊，按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我的老命根就在這娃娃身上了。』因此，任何事情他都放縱着孩子，早些年，當埃珊還很小的時候，不論是下地或是到林裏去打獵，他總是用一條重青色的布帶，把孩子拴在背上，馱着出去，若是孩子有個什麼病痛，他會用終夜的喘息聲來陪伴着。但是，他有一條家規却是十分嚴厲的，——他不許孩子獨個兒走出這塊小天地，他總是經常地對孩子說：『埃珊呀！莫看我們這只一家，這裏就是我們古老的班洞寨喲！你看，我們的土地都發光，水也甜，連風都吹得軟軟的，還能有比這更好的地方嗎？』

在早幾年，埃珊還剛會走路的時候，他是習慣於依偎在爺爺身旁的。冬天的夜晚，孩子總是牽着他的小腿，縮在爺爺的懷裏，讓爺爺用晚年的體溫來暖和自己的身體，——實在說來，愛布弄確實越來越感到自己的身子不發熱了。他常常說：『愛布弄呵！愛布弄，你老了呵！』可是，愛布弄到底有多少歲了呢？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發覺，自己花白的鬍子越來越多，越來越長了。

小埃珊曾經多少次用小手纏結着爺爺的白鬍子呀！那鬍子是那般柔軟，那般光滑，它不像苞穀穗上的鬚，既不是紅的，也不會發出清香，孩子奇怪了：

『爺爺，爺爺，爲什麼我還沒有鬍子呀？』愛布弄笑起來了，他簡直有些傷心。

『狗崽子，你哪裏懂呵！』望着孩子黑得發亮的眼睛，他老弱的心又柔和起來，說，『小埃珊，睡吧！睡吧！你會有的，你會有比爺爺更多的鬍子呢！』有時，孩子把爺爺的鬍子搞得疼痛起來，於是，爺爺就喘息着，喉嚨也變得格外呼嚕、呼嚕響了。小埃珊就在爺爺喉嚨裏發出的沉重的調子裏，合上眼了。

白天，爺爺要是不下地的話，總是悶聲不響地削着他的竹片子，削呀削的，好像就永遠削個沒完，竹片片，竹絲子越削越多，堆在地上，然後，爺爺就動手編織起來，爺爺的手真靈巧，有時編成簍子，有時編成笠帽，編好了，就到街子上去串，然後，換回來新鮮的魚，或是成塊的鹽巴，這種時候，小埃珊就有魚可吃了。

有時，爺爺就成天價蹲在他的菜園子裏，拿起那把家裏唯一的鋤頭去扒土，或是彎下腰到綠色的菜葉子裏去尋找什麼，爺爺的腰彎得很低、很低，細眯着眼睛尋找着，好像菜葉子裏，會有小埃珊最心愛的蟋蟀一樣。爺爺終於找出東西來了，那是一條一條發綠的小蟲，爺爺把牠們丟在地上，用脚踩牠，並且還狠狠的吐口唾沫，——哼！爺爺多麼討厭那小蟲呵！

他看見小蟲，連額上的皺紋都攏在一起哩。

像這樣的白天，小埃珊已經度過了很多，很多，他沒法成天糾纏着爺爺，只好找他的伙伴——獵狗阿嗤去了。阿嗤渾身黑得烏油發亮，在牠的頭上還裝飾着幾粒白斑點，牠馴服地伏在竹晒台上，輕輕地搖着尾巴，讓埃珊順過來，反過去地數着頭上的斑點，不時，還伸出牠的舌尖，來舔吮着小埃珊發黃的頭髮，埃珊把頭伏在牠那柔軟的黑毛上，簡直比睡在爺爺的氈子上還舒服，特別是當着太陽晒在牠身上的時候，毛羽就更加暖和了，不知不覺地，埃珊嘴裏唸着的數字錯亂了，小腦袋向着太陽，斜歪着身子，就甜甜的睡去。

一直要到爺爺從地裏回來，用一根狗尾巴草塞進小埃珊的鼻子裏，他才會醒過來，抱着爺爺瘦得常常顫動的腿，叫起來：

『爺爺，我不依你，你又來啦！』

爺爺笑着，哄拍着孩子：

『莫吵啦！今晚爺爺煮苞穀你吃！』

火塘裏的火生起來了，爺爺開始作晚飯，埃珊也慢慢地學着爺爺的樣，把爺爺白天劈好了的柴片塞進火塘裏的三脚架去，可是，小埃珊却常常會招來爺爺的責罵：

『看你這畜牲，你把柴火往哪塞呀？』爺爺真的是生氣了呢！眼絲都漲紅了，小埃珊只

好縮到角落裏，看着爺爺把他原來塞進去的柴片抽出來，又重新從另一個灶口塞了進去，而且，爺爺還交代着：

『要像這樣加柴，知道嗎？』爺爺又氣又惱地笑了，把孩子摟過懷裏來，嘟嚕着，『小埃珊，你什麼時候才會長大呵！』

等到吃過晚飯以後，滿天的星星就彷彿一下子從竹梢的縫隙裏冒出來了，天空是一片青蒼色。埃珊好像想起什麼來了：

『那回我去打獵，樹林子裏，不是也見過這樣的天麼？爺爺，爲哪樣有兩個天呢？』

愛布弄常常對於孩子這樣的發問又好笑，又好氣，有時簡直無法回答，——說實在的，你爺爺才跑過多少地方哪！一輩子就蹲在這山溝溝裏，哪能回答你這麼多的怪話呀！——於是，他就粗着喉嚨，說：

『你亂問，那是山湖，——那是黑龍潭！』

埃珊不吱聲了，——他在想什麼心事呢！然後，愛布弄就教孩子唱起那支古老的歌謠來：

① 三脚架是一種炊坎，它有三個孔，靠門的一個孔，按風習是不許塞進柴火去的。

古老的班洞哪！

就是伢家，

種地要滴上牛血，

種籽就會發芽！

埃珊也就跟着哼唱起來：

哪個肯來這裏？

山大人人怕，

馬幫鈴鐺莫要響呵！

伢家會管伢家！

唱着，唱着，老爹爹愛布弄就勾起了自己的心事，聲音變得吵啞了：

土地甜得發香，

芭蕉成串成掛，

可恨有人挑撥兄弟，

兄弟與兄弟打架！

.....

弩箭再莫要動彈呵！

自家莫要殺害自家！.....

歌聲中，愛布弄落淚了。開初，埃珊總是望着爺爺，用袖子擦着他紅腫的眼睛，他無法理解地推着爺爺的肘子，嚷着：

「爺爺，你看，天上那顆星，……」

可是，慢慢地，埃珊的個子長高了，甚至進出門的時候，也像愛布弄自己一樣，需要躬着背才能從那個圓洞經過了。這就帶來了愛布弄那麼多的煩惱，真是叫爺爺好操心喲！

埃珊的發問不再是那些天空呀星星呀，愛布弄從孩子的瞳孔裏看得出來：孩子需要了解什麼真正的東西了。埃珊不止一次地問：

「那歌子裏，嗽（說）的是哪樣？」

愛布弄照例是不開聲，皺起眉頭，吸他的旱煙葉子，於是孩子爬在他的背上，狠命地搖着

● 伕俱人種地之前，要剷牛，牛血洒在地上，主吉兆。

他的身子，搖得他的鬚鬚忽忽地擺動起來，孩子連聲地吵着：

『爺爺，你說呀！你說呀！』

爺爺只好用別的話來打岔，牽着埃珊的小手，哄着：

『走，到園子裏去，我摘芭蕉你吃！』

但是，在愛布弄心裏却越來越明白：這孩子已經很難對付了。

埃珊不再滿足爺爺這個鴿子籠一般的小天地了，他常常會抬起頭來，愁眉苦臉地望着四周的竹子，央告着：

『爺爺，你看這竹子多煩人呀，把天上的「黑龍潭」都遮住了，說不定，再過些時候，會把星星都遮掉呢！』

『這有什麼不好的呢！』愛布弄哼了一聲。

『我不喜歡這竹子，』埃珊搖晃着他的小腦袋，倔強地說，『我們把它砍掉吧！那該多好呀！山、雲、星星，連部落都看得見哪！』

『你……再說，你敢！』愛布弄幾乎生氣了，他想：這孩子有多麼危險的想頭啊！

接着，這種在愛布弄看來是十分危險的事，小埃珊就一件接一件地做出來了。

一天黑夜，愛布弄只是疲倦地倒在火塘邊睡着了，那麼很短的一個時候，醒來就不見埃珊

了，他四下望望，阿嗤在打着呼嚕，睡得很甜，身邊却沒有埃珊，老爹爹打亮了明子①到菜園子裏，晒台上、咖啡樹下，到處找尋起來，放開他痞啞的喉嚨叫着：

「埃——珊！你在——哪？……」

黑暗襲來，四下無聲。他心裏着慌了。

這時，部落裏「咚——噠！」「咚——噠！」的木鼓②聲傳到他的耳朵裏來了，在他聽來，那聲音裏就像包含着什麼不祥的東西似的，於是，他突然想起了什麼，全身像發寒熱般地震微微顫抖着，「你這狗崽……」他心裏惡罵一聲，就回到屋裏，生氣地踢醒阿嗤：

「畜牲，連你小主人都看不住！」然後，帶着阿嗤，摸着漆黑的路，往部落裏去了。

他一直朝部落裏的場子上走去。那裏火光連天，四周圍滿了一大夥人，人們正在跳舞呢！

「嘿！有什麼好高興的？你們這些年青人！」愛布弄啣嚕着，滿肚子不高興地在人羣

① 明子是一種燃火用的松節枝。

② 木鼓是什俱人用木料挖空腹部而製成的，每有集會，什俱人就敲木鼓。

③ 什俱人常常聚在一起來跳舞唱歌，這種娛樂形式叫跳歌。

裏尋找，人們都在跳呀，唱的，誰也沒注意到愛布弄，這倒使他省心多了，——免得那些沒有意思的招呼！

他終於在一個暗角裏找見了埃珊。——這孩子把身子縮做一團，蹲在地上，看着別人跳舞、唱歌，嘴邊留着愉快的笑，雖然沒有人來理睬他，他却依然快活着，被什麼吸引着。愛布弄看着就生氣了，——你看他有多高興呀！人家跳歌的人，差不多都圍有一條氈子，可憐的孩子，你冷成什麼樣兒啦！你還高興，跳到火坑邊啦，你還懵懵懂懂！

老爹爹把埃珊揪回來，當夜狠了心，用篾條把孩子抽打了一頓，孩子躲閃着，老爹爹却罵着：

『看你這狗崽還敢亂跑？你再敢跑出去，我抽死你！』

埃珊渾身被抽得染上了一條一條的血痕，夜裏，老爹爹傷心了，又抱着孩子，低聲地抽噎起來。

埃珊哭着答應了愛布弄，說：

『爺爺，我再不啦！我……』

過了幾天，孩子新的花樣，却又叫愛布弄生氣了。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埃珊竟結識起新朋友來。這在愛布弄看來都是十分危險的，——不

是嗎？爲什麼要跟那些野孩子打交道呢？誰知道他們心裏藏了些什麼鬼？可是，小埃珊總是偷偷地、巧妙地領着他的朋友們在竹林子裏玩耍起來；用弩弓打山麻雀呀！做扔石頭遊戲呀！有時，他們還乾脆到竹水管底下，裸露着身子，讓清涼的山泉從他們的頭頂一直淋到腳跟上，然後，噉着小嘴噴射着淋到嘴邊的泉水，噴射得就像清晨的薄霧一樣，……

愛布弄是不能容忍這樣下去的。他總會想盡辦法找到他們，然後滿懷不高興地把埃珊揪回來，臨了，生氣地在埃珊的朋友們手裏，每人塞下一根苞米棒子，說：

『你們都快回去吧！這是頭一回，我給你們這個，下一回你們再來，』他揚起手裏的篾條，威嚇地說，『我就叫你們吃鞭子！』

孩子們便一哄而散。不幾天，又恢復了老樣子。愛布弄悲嘆起來，他眨巴着眼睛，暗忖着：『愛布弄，可憐的愛布弄啊！什麼不吉利的事又要纏上你哪！』他多麼害怕自己這塊平靜的小天地，會有一陣霹靂，把它轟的一下，閃得粉碎呵！

多少年前的傷心事都在他心裏攪盪起來了，愛布弄情不自禁又哼唱着：

……弩箭再莫要動彈呵！

自家莫要殺害自家！……

到底老爹爹愛布弄是爲了什麼，才這樣孤獨的呢？愛布弄是從來不跟別人說的，——也不會有人自討沒趣地問他一聲！——但是，部落裏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愛布弄老頭子在那次大燒殺之前，曾經確實是個快樂的老頭子呢！

據說，愛布弄曾經有着一個很溫暖的家，家裏住着他的老伴，兩個長得很結實的兒子，他們的媳婦，以及大大小小一共六個孫子。那時，竹屋子就搭蓋在現在的山坡上，不過並不是一家，而是滿滿的住着百十戶人，一幢幢竹屋子鄰近地並立着，就像現在的部落裏一樣，要是按愛布弄的話來說：『那才是我們古老的班洞呢！現在的部落像什麼，木鼓房上空，連個紙鳶兒都沒有張起來！』

那時，愛布弄每天領着他的兒子、兒媳、孫子到地裏去做活計，早去晚歸，排起隊來，簡直像一隊士兵，而他自己，就像個隊長那樣，大聲地吆喝這，指撥那。遇見別人羨慕地對他說：

『嘖嘖，老爹爹，你真有福呵！』

他總要裝得滿不在乎的樣子，厭煩地說：

『唉！你們哪裏曉得，這些畜牲好難管哪！等收下穀子，我要他們自己蓋房子，自己找生活去。』

地裏回來，他就要狠狠地泡上幾竹筒的酒來喝，有時還邀請鄰人也來痛飲，醉了就從天